

当代中国 哲学热点透视

郭建宁 著



RE DIAN TOU SHI

西安出版社

郭建宁 著

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透视

西安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赵全明

封面设计：何 岸

版式设计：田慧君

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透视

郭建宁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西安七二二六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8 印张 176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94-202-1/B·3

定价：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性专著。它以当代(1949—1993年)中国哲学的重大热点问题为主线,研究、揭示了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现状和趋势,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的经验教训。它紧扣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主题和走向,具有现实性、时代性;研究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大课题,具有探索性、开拓性;脉络清楚,观点鲜明,资料丰富,有一定理论深度,对理论工作者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及高校和党校教学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134/0-9

目 录

绪论：走向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	(1)
(一) 当代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	(1)
(二) 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5)
(三) 当代中国哲学的热点问题.....	(9)
(四)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趋势	(15)
一、《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与学习宣传	(17)
(一) “两论”的重新发表.....	(17)
(二) “两论”的学习和宣传.....	(19)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	(23)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辩证法	(23)
(二) 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辩证法	(27)
(三) 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辩证法	(31)
三、工农兵学哲学	(36)
(一) 工农兵学哲学始末	(36)
(二) 工农兵学哲学的经验教训	(40)
(三) 关于哲学的普及与解放的思考	(43)

四、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52)
(一)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讨论的历史回顾	(52)
(二)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讨论的历史评价	(53)
(三)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讨论的历史反思	(62)
五、“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68)
(一) “合二而一”的提出	(68)
(二)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	(71)
(三)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探索与 争鸣	(75)
(四)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论争的历 史教训	(78)
六、晚年毛泽东的哲学探索	(80)
(一) 哲学就是认识论的新构想	(80)
(二) 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新思路	(83)
(三) 晚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若干失误	(94)
七、影射史(哲)学	(98)
(一) 从批判《海瑞罢官》说起	(98)
(二) “评法批儒”——影射史(哲)学的耻辱柱	(103)
(三) 评《水浒》与影射史(哲)学的破产	(107)
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10)
(一) 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	(110)
(二) 实践标准与解放思想	(112)

(三) 实践标准与实事求是·····	(115)
九、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	(119)
(一) 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的 大致过程·····	(119)
(二) 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	(125)
(三) 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	(132)
(四)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140)
(五) 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	(150)
十、实践唯物主义·····	(159)
(一) 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兴起·····	(159)
(二) 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的召开·····	(164)
(三)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我见·····	(168)
十一、主体与主体性·····	(176)
(一) 主体、主体性、主体性原则·····	(176)
(二) 主体性研究的十点分歧·····	(180)
(三) 主客体问题探讨·····	(187)
(四) 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197)
十二、生产力·····	(203)
(一) 建国以来的生产力研究·····	(203)
(二) 生产力标准·····	(212)
(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18)
十三、改革的哲学·····	(223)
(一) 改革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23)
(二) 改革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6)
(三) 市场经济新体制与当代哲学新观念·····	(240)

绪论 走向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

本书所论及的当代中国哲学，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哲学，即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哲学。当代中国哲学涉及到诸多领域的诸多问题，本书不打算一一探究，而是对其中有重大影响，或是引起哲学界重大争论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具体分析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历程、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世纪之交到来之际，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17年，“文革”10年和后17年。

1. 第一阶段（1949—1965）

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总的看是有成绩，亦有不足，在矛盾和曲折中发展。其特点可以用大普及、大批判来概括。

所谓大普及，是指建国初期，为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而做的一系列工作。主要有：其一，在全党开展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从了解“猴子变人”入手，确立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观念。其二，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分别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理论界随之发表了大量的学习、宣传、研究文章，掀起学习“两论”的热潮。其三，1956年至1957年初，围绕着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方针，初步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其四，理论界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美学、伦理学、自然辩证法等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较大。

所谓大批判是指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但是，必须指出，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建国初期还有一定的必要，起过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批判的负效应则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大批判开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即使在建国初期，这种批判中的局限性、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哲学思想的批判。对西方哲学，如实用主义，不加分析的批判，对西方人文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一概否定等。1957年以后，大批判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如1958年大跃进中，通过对“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的宣传，通过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人的能动性是望不到边的”、“破条件、创规律”的哲学论证，批判所谓“右倾”、“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得不偿失派”。如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中，特别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论争中，对杨献珍的批判。杨献珍在“文革”中蹲了七年牢，中央党校赞同杨观点的孙定国、黎明被迫害致死，受株连处理者达百余人，全国受株连者则更多。到60年代前半期，哲学界批了杨献珍、冯定，经济学界批了孙冶方，美学界批了蒋孔阳，历史学界批了翦伯赞。伴随着“文革”前两年文艺界对电影、戏剧、小说过火的大批判，“左”的错误进一步滋长蔓延。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中国人民被抛进十年“文革”灾难的深渊，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受到了空前的摧残。

2. 第二阶段（1966—1976）

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用大倒退、大破坏概括。“文革”闹剧使正常的哲学研究被打断，哲学刊物停刊，哲学学术活动停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什么造神运动、个人崇拜，什么精神万能、天才论，什么斗争哲学，上层建筑决定论，什么评法批儒，影射史学，如此等等，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页。今天回想起来，哲学工作者仍然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3. 第三阶段（1977—1994）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三中全会，为哲学的复苏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可以用大发展、大繁荣来概括。中国哲学已经从“文革”的历史灾难中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哲学课题的价值和哲学工作者的视野，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总的看，是

哲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可以说有两个高潮。一是由对“文革”悲剧的反思，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发端，逐步开展起来的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一讨论从时间上看，大体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1984年。二是1985年后由对斯大林哲学模式的反思和哲学体系改革发端，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认识的本质、人的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关系等研究而最终形成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人的问题、实践问题，即人道主义问题和实践唯物主义问题，是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和哲学讨论的两大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哲学发展异军突起，令人瞩目。

这一时期哲学的发展和繁荣，有两个鲜明特征：

一是浓厚的时代气息。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哲学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同步。哲学关于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观念更新和思维方式变革的研究，关于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研究，关于精神生产的研究，关于利益、利益集团、利益矛盾、利益分析法的研究，关于开放范畴、需要范畴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生产力标准的研究，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等等，都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二是强烈的科学精神。科学特别是脑科学、心理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拓展了哲学的研究视野。当代中国哲学充分注意积极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研究哲学与科学交叉的前沿问题。诸如：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新挑战，从科学的学科到科学哲学，现代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相对论与

现代时空观，脑科学与意识本质的揭示，进化与偶然性，量子力学和统计规律，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哲学意义，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哲学启示，混沌理论、模糊性、随机性、概然性等等。

综观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如果将之比作一个人走路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第一阶段还像一个幼稚的学步的孩子，步履蹒跚。第二阶段是重重地摔了一跤，摔得鼻青脸肿。第三阶段则是爬起来，大步向前，虽然偶尔也有点摇晃，但总的说是坚定不移地大步前进，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

（二）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着什么形势呢？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平发展需要对外开放，深化改革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向世界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时代形势，也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对外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国际交流的增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译著、译丛的大量介绍、出版，国外学者的讲学，中国学者的出国进修、访问，极大地开拓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中国哲学要获得大的发展，必须汇入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大潮，从哲学世界化的高度来提高哲学研究的使命感。今天，我们常说发展市场经济要同国际市场接轨，其实，哲学也有一个同世界哲学接轨的问题。只有既立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又有包容人类哲学思维发展总态势、总趋势的大视野，才能使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比较顺利地

实现同世界哲学发展的接轨，这就要求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说，吸收与借鉴比起单纯的“批判”更重要，更有意义。历史上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批判，对自然科学中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对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简单否定，留下了多少惨痛的教训。当代哲学工作者一定要有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襟，善于对外交流，善于捕捉世界哲学发展的最新信息，跟踪哲学发展的热点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从当今世界哲学的发展来看，人的问题、文化问题、发展问题、全球问题是几大热点，十分令人关注，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外开放的扩大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暴露出我们国际信息交流渠道还不够畅通，哲学工作者知识面窄，知识结构不甚合理等毛病，迫切需要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加以改进。

如同对外开放一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使当代中国哲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是计划经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和计划经济相伴的，也是相适应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只是近年来，主要是1992年以来的事。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突出地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一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报刊、广播、电视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那么，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如何发挥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呢？这也就成为哲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形势，一定条件下可能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冷遇，这是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向当代中国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哲学工作者应当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这是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和功能，这是其三。这就是说，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事求是方法，群众路线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过程方法，结合方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会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冲击。近年来，面对着经济的“热”，哲学显然是“冷落”了，对此，人们常用“困境”，“萧条”，“危机”等词来表述。

如何看待确实存在的哲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的某种程度的“冷遇”呢？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是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有关。在转轨中，一些人误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只热衷于经济上的实务、实惠、实效，而把不能立即带来实惠的哲学看作是无用的空论，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同时，在转轨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交往方式都有许多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困惑。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哲学教科书中很难找到满意的回答，从而使人失望。从主观方面看，则是和以往的哲学研究中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有关。哲学研究不是面向生活和实践，而是搞成了僵化、枯槁、干瘪的教条，甚至变成了图解政策的工具，这就败

坏了哲学的声誉，使之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使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与活力。通过对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需要、利益、交往、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哲学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趋利性，在市场化过程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十分普遍，在一定时期内，关注未来，着眼本质的哲学可能遭到冷遇，甚至面临危机。面对这种形势，从哲学工作者的主体状况来看，确实要能耐得住寂寞，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从哲学研究的内容来看，则是要努力贴近生活，贴近实践，重视研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的哲学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几年改革开放发展很快，但哲学改革的步子不大，甚至停步不前，有些问题还出现了“回炉”现象。不进则退，面对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创立，曾经在改革之初因首先提出实践标准，而成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先声的哲学界，这几年有一种被现实生活抛在一边，有劲使不上，难以有所作为之感。哲学研究明显的落后于实践，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活生生的改革现实。市场经济向哲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哲学面临着危机，这不见得是坏事，实际上这正是对以往畸形发展的哲学的一种矫正。事实表明，哲学如果冷漠了实践，实践必然疏远哲学。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格局，哲学研究要努力在调整中求得发展。要使人真正（而不是口头上、书本上）感到学哲学有用、有益、有效，就一定要摆脱那种自我封闭，脱离实际的倾向，倾听实践呼声，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精神。唯有此，哲学才

可能重新繁荣，而不至于进一步萎缩和贫困。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热点问题

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哲学，主要有以下几个热点问题。

1. 实践哲学

实践问题，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令人关注，争议最热烈，歧见最多的一个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有许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没有体现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没有贯彻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他们认为，仅仅在认识论中讲实践是远远不够的，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作为沟通人与世界的桥梁，不仅表现在认识论，而且表现在自然观和历史观中。从自然观方面看，实践不仅使人类发现了自然环境对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而且还使自然界打上人的本质力量的印记。从认识论方面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从历史观方面看，劳动实践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的发展进步，归根到底在于人的实践。实践观点引进历史观，其意义决不亚于它被引进认识论。因此，实践才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线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以及旧唯物主义的界线。如果仍然以是否承认物质第一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线索和基本问题，那虽然划清了与唯心主义的界线，却没有划清与旧唯物主义的界线。所以他们主张实践唯物主义，

有些人干脆提出“实践本体论”。

一些研究者不同意以上观点。他们认为，实践确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不管怎么重要，“物质”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的地位不能动摇。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核心地位，就本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而且只能是物质本体论。

无论是实践本体，还是物质本体，都面临着如何处理物质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都面临着如何解决自然观中物质优先，历史观中实践优先这一矛盾的难题。于是，有的研究者提出了无本体论。他们主张，本体论已是一个过时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物质本体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而是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哲学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束了旧哲学的本体论，但它不需要创立新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超越了本体论，超越了唯物、唯心的两极对立，是本体论哲学的终结。

无本体论抛开了本体，不谈本体，因此也就“免去”了物质、实践谁为本体之争的难题，但似太剧烈。马克思确实谈过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不应回避，不应当“免去”。于是，有人提出了非本体论。非本体论介于本体论与无本体论两者之间，它既不是本体核心主义，也不是无本体主义，而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问题，有自然界优先地位，物质第一性问题，但这些并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重要的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本体论的，但是在现代，本体已降到次要地位，因此是非本体论。非本体论既不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也不是无本体哲学，而是包含本体，但是本体不占重要地位的哲学。